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共計  
時  
滿學受學  
時數開數

手 書 卷 第 一 頁

抗 州 國 立 書 館



世說新語卷七

宋 劉義慶撰

劉 峻注

世說新語卷七 彈碁始自魏宮內用 枰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 手巾角拂之無不中 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箸 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傳玄彈碁賦敘曰漢戒帝好蹴鞠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禮作彈碁

世說新語 卷七

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碁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碁裕五而此云起

魏世

王世懋曰如此駁皆極精 王思任曰此道失傳前十一字作一句讀不曾云魏世也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積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浴陽宮殿簿曰陵雲臺高九尺樓高五丈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

之既下頭鬢皓然因赦兒孫勿復學書

誕字仲將京兆人有文學善楷書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世說新語

卷七

二

李贄曰善戲謔

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碁諸羊後多知書而射奕餘藝莫逮

文字志曰悅性能草書亦善行隸有稱於一時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畫

中興書曰遠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宜宜見遠異之以兄女妻焉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  
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  
語耳畫人史魏卒不顯其入國其文顧曰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  
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  
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

愷之歷畫古賢  
皆爲之贊也

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支公以圍碁爲手談

王世貞曰雅語  
陳夢槐曰支語尤妙

世說新語

卷七

三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  
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  
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  
正爲眼爾仲堪眇目故也  
日一作月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  
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  
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顧長康道畫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劉辰翁曰正吳  
語諸與後人

寵禮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

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輝臣下何以瞻仰

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  
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桓宣武嘗請叅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

府中復有袁叅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

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世懋曰蒞名  
二字可傳典故

世說新語

卷七

四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拔珣爲主簿

超爲記室叅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荆州

爲之語曰顓叅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續晉陽秋曰超有才能  
珣有器望並爲溫所囑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

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語林曰玄度出都真長九日十一請  
之曰卿尚不去使我成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

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

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兄卽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  
系字敬魯任至光祿大夫

王世懋曰何器小乃爾  
袁虎所以耻爲伍也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  
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  
枕卞回坐傾睐移晨達莫羊去卞語曰我以第一  
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祖  
嶺下卞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

陽尹玄  
敗伏誅

世說新語

卷七

五

任誕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  
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  
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  
世謂竹林七賢

晉陽秋曰于時風暮崩  
于海內至于今詠之

按此首載竹林見爲  
任誕之始不宜刪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  
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

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  
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  
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  
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見竹林  
七賢論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  
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  
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劉氏譜曰昶字公榮沛國人晉陽  
秋曰昶爲人通達任至兗州刺史

世說新語

卷七

六

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

兵校尉。

文士傳曰籍放誕有傲世情不樂仕宦晉文帝  
親愛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常  
從容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  
太守文帝說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皆壞府  
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餘日  
便復騎驢去後開步兵廚中有酒三百石忻然  
求爲校尉於是入  
府舍與劉伶酣飲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  
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  
我幃中。

李贄曰不是大話亦不是白話

阮籍娉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陳夢槐曰此語與名教中自有樂地俱勝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類也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頓廢良久

王世懋曰非復人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成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



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嘒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旣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

王世懋曰：豈可以嗣宗爲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閒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

世說新語 卷七

八

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過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臠，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凌濛初曰：作達何妨再世。

裴成公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異色。

裴氏家傳曰：頗取戎長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習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也

竹林七賢論曰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間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塗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晉諸公贊曰愷字元哀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

世說新語

卷七

九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劉寶已見

劉辰翁曰市井笑語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名士傳曰  
修性簡任

山季倫爲荊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  
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若芋無所知復能乘  
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  
池在襄陽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  
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  
覆木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  
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  
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

世說新語

卷七

十

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栢酒

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世時賞其曠達  
王思任曰酒字至此而止

王世懋曰季鷹此意甚遠欲破世間敬名客  
耳渠亦那能盡忘本謂忘名乃令此言千載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栢拍浮酒池中  
便足了一生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  
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

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鑿間取飲之主者  
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  
人燕饜側取醉而去温嶠素

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

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閨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

王世懋曰此故有致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恠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恒自使健兒鼓行切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一

晉陽秋曰逃性通濟不拘小節又賓從多是桀黠勇士逃待之皆如子弟永嘉中流民以萬數揚土大饑賓客攻剽逃輒擁護全衛談者以此少之故又不得調

王世懋曰未聞嵇阮作賊王思任曰此豈小節然猶勝講道學者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篋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蕪事

羣已見上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

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温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佑客樗蒲，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郎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

中興書曰：曙有僕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劉辰翁曰：太真睹身奴價，王思任曰：有温存處。

温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至庾公許，大相割擊。温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三

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陽秋曰：初，顛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始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衛君長爲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

衛永已見。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

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遠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控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湖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世說新語

卷七

王世懋曰爲卒計誠無踰此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殷氏譜曰羨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美仕至豫章太守

王世懋曰木大亡類

不知憶過河且張小篆矣臨卒

王長史謝仁祖同爲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贊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爲掾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爲滌市肆工鴝鶩舞甚佳戎性通任尚類之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

幕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

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

下裁得脫幘箸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

尚書謝哀尚叔也巴見

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輪債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

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後邁多能宣武欲求救於

世說新語

卷七

十四

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慊

吝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

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

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

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彦道不入門

袁氏家傳曰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魏中郎令與曾孫也魁梧爽朗高風振邁少侗儻不羈有異才士人多歸之仕

至司徒從事中郎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

光祿王蘊也

陳繼儒曰酒令人遠香令人幽石令人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燕令人閑  
林令人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蕭  
令人枯美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  
人如

劉尹云孫承公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卻返。

中興書曰承公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

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世說新語 卷七

袁氏譜曰鮑大妹名女皇道嚴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

王世懋曰企羨甚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旣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竝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旣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



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獨之。

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卒遺民王恩，任曰：趣在存無之間。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甃甃云：「阿乞，那得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郗無忤色。」

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頰，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蕃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阿乞恢小字。

王世懋曰：此見郗雅量乃可耳。

世說新語

卷七

六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爲人有記功，從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

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

以蜀城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  
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桓豁語令  
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饌之費  
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  
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遠在益  
州語見云我有五百人食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  
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杳烏樛

晉陽秋曰友字他在襄陽人少好學不特節檢  
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後爲襄陽太守累

遷廣益二  
州刺史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劉辰翁曰烏樛不知何物當是猥語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  
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時袁山松出遊每好令左  
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行殯

晉東官官名曰湛字處度高平人張氏語曰湛  
祖崧正員郎父曠鎮軍司馬湛仕至中書郎

山松別見續晉陽秋曰袁山松善音樂北人舊  
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爲文其

章句婉其節制每因酒酣從而歌之聽者莫不  
流涕初羊曇善音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以行

路難繼之時人謂之

三絕今云挽歌未詳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  
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  
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  
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至寺門不前而  
張驎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  
何乃頓爾至致

車騎王  
浴別見

驎張湛  
小字也

按古挽歌辭曰薤土露何易晞露  
晞明朝更復繞人生一去何時歸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  
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爲傲達放  
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  
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  
剡卽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  
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

戴

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  
構丘引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絕羅陽林

王世懋曰大是佳境。凌濛初曰讀此每令人

飄飄欲飛。陳繼儒曰予喜賞雪每戲曰古今

二鈍漢袁安閉戶子獻返

棹底是避寒作詩題目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

王簪已見

劉辰翁曰與自遠同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  
相識遇桓於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  
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  
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  
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九

王世懋曰佳

境乃在末語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  
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  
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  
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  
達

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

發未嘗不至嗚咽

王世懋曰道得

靈寶玄小字也

靈寶哀樂情狀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

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李贄曰是賤是賞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輒經日自  
號上頓世殄以大飲爲上頓起月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竒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

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爲情

死

王氏譜曰獻字伯輿琅邪人父蒼衛將軍獻歷  
司徒長史周祗隆安記曰初王恭將唱義使喻

世說新語

卷七

二

二吳獻居喪杖以爲吳國內史國寶既死恭罷  
兵令獻反喪服獻大怒即日據吳都以叛恭使  
司馬劉牢之討獻獻敗不知所在

劉本註導孫

王簡傲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在

坐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漢晉春秋曰文王進爵爲王司徒何  
曾與朝臣皆盡禮唯王祥長揖不拜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

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

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

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劉辰翁曰：殆用公榮語，謂公榮。王世懋曰：滑稽之雄。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戲，乃身自

世說新語

卷七

二十七

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敢清言而已。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晉陽秋曰：安字中懷，東平人。冀州刺史詔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晉百官名曰嵇州刺史康兄也。

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初曰本無謂。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

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  
悔往。

劉辰翁曰北人凌傲有此然  
二陸自佳不聞說劉道真者

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  
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中徑上樹取鵲子  
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  
若傍若無人。

鄧粲晉紀曰潘放  
蕩不拘時謂之達

劉辰翁曰此鵲子何足以辱  
王思任曰不滿送者之意

世說新語

卷七

三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  
容云彼是禮法人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  
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  
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  
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旣上猶推  
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咏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  
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  
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

我何由得相見

虎子謝據小字奕弟也其妻王氏已見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曰新

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婿嘗著白綸巾肩輿徑至揚

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藍

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謝氏譜曰萬取太原王述女名荃述別傳曰述少真獨退靜人未當知故有晚令之言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一

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

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

曰未知生焉知死

中興書曰桓沖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

王世懋曰子猷穢行然風流多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劉辰翁曰亦似小說書袋子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

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

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

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



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疇不作爾

恬時爲吳郡守阿疇王恬小字

王世懋曰此語猶今諺云他不作准你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扳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謝萬北征常以嘯咏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爲元

世說新語

卷七

三四

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箴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爲隱士故幸而得免

萬敗事

已見上

劉辰翁曰甚得駭態

本註隱士指安時未出仕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躡履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屐儀容輕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

既去，郝公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超有盛名，郝

情故為敬惜。

王世懋曰：慢意可掬。劉辰翁曰：備

極。世情只見輩是別本，作鼠輩非。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而王致風對畢

王劉辰翁曰：與下則兄弟所遭不同，達故自堪。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五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齒人。儉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輿上，回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箸門外，怡然不屑。

顧氏譜曰：辟疆，吳郡人。歷郡功曹，平北參軍。

排調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

與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任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環濟吳紀曰張昭字子布

忠正有才義仕吳爲輔吳將軍王世懋曰恪發端味未見致

晉文帝與二陳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卽駛車委去

世說新語 卷七

比出已遠旣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望鄉遙遙不至會答曰矯然懿實何必同羣帝復問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時之懿士

二陳騫與秦也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騫父矯帝帝諱懿秦父羣祖父寔故以此酬之王世懋曰今人呼鍾元常名類作由音觀此定當稱遙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思任曰一言奪倫轉甚冷甚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  
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  
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  
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  
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王世懋曰

誤語乃得佳遂爲口實此王子敬書蠅也

頭責秦子羽云子會不如太原溫顥潁川荀寓范

世說新語

卷七

二七

陽張華士卿劉許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  
或謇喫無宮商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  
謹謹少智譎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壅杵而猶  
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竝登天府

子羽未詳

溫顥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仕晉至尚書

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爲宗正卿按

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任至侍

中詡字思淵榮陽開封人爲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

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

辨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王氏家譜曰倫字太冲司空穆侯中子司徒渾弟也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用心淡如也年二十餘舉孝廉不行歷大將軍參軍

年二十五卒大將軍爲之流涕  
王世懋曰此豈婦人所宜言  
寧不啓疑恐賢媛不宜有此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晟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鬼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陸玠  
巴見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殷美巴見  
王思任曰雅亦稱拆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耶

諸葛  
名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

幕局曰何乃洵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吳人以冷爲洵 語林曰真長云

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世懋曰真長故不喜丞相 洵虛誕切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以戲周之無能

劉辰翁曰伯仁空洞見嘲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九

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謂顛好嫖瀆故

劉辰翁曰二說皆有理爲伯仁難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幕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王思任曰曾見一抄本按指不聽下有曰尊親不可四字更覺脈氣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轄特

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牴有盤辟之好

以戲王也

王世懋曰此定誤作真長或是道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于寶向劉真長敘其按神記劉曰卿可謂鬼之董

狐

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

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

侍孔氏志惟曰寶父有嬖人寶母至妒葬寶

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

棺上就視猶煖漸有氣息與還家終日而蘇說

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吉凶

世說新語 卷七

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董狐古之良史也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

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

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永乎

王世懋曰意似

譏其欠真率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

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

清

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

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迺圖作佛不亦大乎

思曠裕也

凌初成曰排調可取思曠亦陋

庾征西大舉征胡旣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豫章殷羨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

世說新語

下卷七

三七

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

長功豈在爾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劉辰翁曰此賊終健世愆曰此各不妨兩出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

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

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



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王世懋曰似醉不醉語妙絕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

世說新語

卷七

三

買山而隱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以其樹爲巢而寢其上故號巢父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劉辰翁曰不深不淺許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玄之

已見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驪

書

征西察屬名曰隆字佐治  
汲郡人仕吳至征西參軍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

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

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

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

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

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七

本草曰遠志一名

棘宛其葉名小草

王世懋曰機鋒偶到故不可忍然足成終身大嘆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

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

曰諸孫大盛有見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

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王世懋曰

更佳在結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

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范注別傳曰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略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

歷吏部尚書徐

充二州刺史

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旣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

世說新語

卷七

十四

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

唐詩曰晉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詩曰角枕粲今錦衾爛今予美亡此誰與獨且袁故嘲之

晉陽秋曰恢尚廬

陵長公主名南弟

殷洪遠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放何必其鎗鈴耶

劉辰翁曰何物語取笑

王世懋曰方言難解

桓公旣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

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興寧中卽位大司馬溫以皇太后令廢帝爲海西公  
郝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聞一年少懷問鼎不知桓公德衰爲復後生可畏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五

封典道

縣侯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爲讐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小雅詩也習鑿齒襄陽人孫興公大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

混字奉正中軍將軍

恬子仕至丹陽尹

王世懋曰觀此知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

公鬚髮竝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

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

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春秋傳曰脣亡齒寒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

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世說新語

卷七

三十六

出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

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

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之汰之

沙礫在後

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

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

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

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毳而不肯舞。故稱

比之。

徐廣晉紀曰：劉琰之字遵祖，沛郡人。少有才學，能言理。歷中書郎、宣城太守。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魏氏譜曰：顓字長齊，會稽人。祖胤，處士。父說，大鴻臚卿。顓仕至山陰令。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恒，故以此激之。」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七

袁戴謝並已見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掇皮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郗語於道，二何佞於佛。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與公曰：「法師今日如著弊絮，在

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郝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一詣  
垂名何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耶郝未答韓康伯  
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  
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見後  
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  
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  
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蘊謝

玄已見

世說新語

卷七

三七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  
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賤與殷云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破冢

洲名

符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  
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  
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爲奴婢問者止數  
千耳

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從兄性宏放神  
氣爽悟堅常曰吾家千里駒也堅爲慕容沖所

圍朗降謝玄用爲員外散騎侍郎。高幹物不容於世，後衆讒而殺之。王氏譜曰：肅之字幼恭，右將軍羲之第四子。歷中書郎、驃騎、咨議。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敘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閱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李贄曰：言近喻遠。

孝武屬王詢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

世說新語

卷七

三十九

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擬謝婚。

王曰：卿莫近禁轡。

續晉陽秋曰：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陰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

亂見

劉辰翁曰：謀婿至矣。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

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投魚

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劔頭炊。

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



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浹遂眇一目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況於卿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劉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禮記曰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 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伯鸞潁川人庾氏譜曰鴻祖義

世說新語

卷七

四

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

劉本註謂周不學故不知劉說爲譏已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仕光祿大夫廣仕主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崖桓修小字續晉陽秋曰修少爲玄所侮於言端常嗤鄙之 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

使各以方賄貢於  
是肅慎氏貢楛矢

世說新語

卷七

四

杭州圖書館

世說新語卷八

宋 劉義慶撰

梁 劉峻注

明 張懋辰訂

輕詆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  
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眉子已見叔王澄也  
劉辰翁曰兩可之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

世說新語 卷八

一

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盪以  
唐突西子也

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  
無盪之女也其醜無雙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手許

深公卽殷源也  
庾元規已見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

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按王公雅量通濟庾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  
以識度裁之器言自息豈或回貳有扇塵之事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  
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空元規復  
何所難

王丞相  
已見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何  
處聞有蔡充兒

晉諸公贊曰充字子尼陳留雍丘人充別傳曰  
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  
莫有嫚慢於其前者是時陳留爲大郡多人士  
琅邪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  
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  
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

世說新語

卷八

二

也澄笑而止充歷城都王東曹掾故稱東曹  
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王公不  
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曹  
氏覺驚懼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  
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  
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  
御者打牛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敎謙志  
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

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忿蔡  
王世愆曰此非註不得所以  
劉辰翁曰人之輕詆更累其父

王右軍在南丞枋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  
犢還其所如

虎狔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  
邪人祖正尚書郎父彬衛將軍彭之仕至黃門

郎虎犢彪之小字也。彪之字叔虎，彭之第三弟。年二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少有局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劉本註言其真如狨犢耳。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咸笑其才而性鄙。

長樂孫綽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爲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長

世說新語

卷八

三

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爲甚。乃復爲之驅馳邪。

劉辰翁曰：又有謂真長如此者，爲人自難。王世懋曰：此語亦有情。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犢。魏武入荊州，烹以饗

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八王故事曰夷甫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羞言名教自臺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劉辰翁曰却又效袁伏之袁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

世說新語

卷八

四

遇風雲爲我龍攄時人多以爲能王藍田語人云近見孫家見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木菹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饑不老耳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疆知人家國事。

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又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爲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夫人劉  
媵之妹

王世懋曰此却輸真長一着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劉辰翁曰是與公果不爲真長所許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爲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

劉辰翁曰似謂玄度無遜國事耳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蔡伯喈睹矇笛掾孫典公聽妓振且擺折王右軍

世說新語

卷八

五

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虺瓦弔孫家兒打折

伏滔長笛賦敘曰余同寮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視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于今壽一作臺 虺瓦

劉辰翁曰三祖上三代傳守此笛 虺瓦甲若井地名卽不祥短命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

王云箸膩顏恰繪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

問是何物塵垢囊

中郎坦之帽帽也裴子曰林公云文度箸膩顏挾左傳逐鄭康成自爲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

離塵垢  
囊也、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  
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亡祖何至  
與此人周旋

劉辰翁曰興公到處爲死人所擯王  
世懋曰興公一生受此苦至死猶煩人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中  
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中郎  
謝萬

庾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不惡

世說新語

卷八

六

何得爲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如九方  
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儻逸謝公云都無此二  
語裴自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

酒壚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

學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庾蘇裴啓已見  
支遁傳曰遁每擢舉會宗而  
不畱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

以爲疑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撰  
漢魏以來迄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

語林時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後說太傅事不  
實而有人於謝坐敝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

之賦謝公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  
復作裴郎學自是衆咸鄙其事矣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顓、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

世說新語 卷八

庾復云：頰似足，作健不。

謝氏譜曰：尚長女僧要適庾，蘇次女僧韶適殷。歆，巢殿顓小字也。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蘇，恒仕至尚書僕射。

王恩任曰：言其無骨立。

舊目韓康伯將肘無風骨。

鏡林曰：范啓云韓康伯似肉鴨。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執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爲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爲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爲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

訥詢小字劉辰翁曰甚惡之詞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如失鷹師

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琅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

世說新語

卷八

侍望蔡謝倭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  
烝食不

善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不別味得好梨烝食之也

劉辰翁曰說得甚近人意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爲游俠觀人新婚因潛入

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

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

紹不能得動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遑迫自擲出遂以俱免

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好誦詩遊放無度孫盛雜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劉辰翁曰倉卒出此又難

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

### 前源

劉辰翁曰華池解渴之言存想有功

世說新語

卷八

九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

劉辰翁曰文字中留此鬼當夜哭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劔擲魏武。少下不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劔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時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警噪。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劔也。

王大將軍既爲逆。頓軍姑孰。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賁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憫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勸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世說新語 卷八 十

敦營。匿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世懋曰。惛字無謂。恐是謂字。誤耳。凌濛初曰。老賊乃靈。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

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執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執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好惡好利，爲敦鑑。曹叅軍，知敦有不臣心，因進說，後敦敗見誅。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義之疑謬。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一

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晰女，中取琅邪王珣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爲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女姓劉也。孝標之注亦未爲得。王隱晉書曰：建興二年，嶠爲劉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計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  
正疆無有登車理。慨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  
初詎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畱女在後。比  
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誓彌甚。積日漸  
歇，江彰寢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意轉帖。彰乃  
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  
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  
事而見喚耶？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三

慙情義遂篤

卽庾亮子會女父彰已見上 葛令之清英，江  
君之茂識，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  
所輕多矣。

楊慎曰本聲鳴轉惡詭爲聲氣  
王世懋曰此正不必有頭巾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僮道人爲侶，謀曰：用舊  
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旣而此道  
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僮人來，先道人  
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許權救  
饑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劉辰翁曰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仍用舊義爲之請以得食故議之  
王世懋曰因悟晉人清談豎義亦是救饑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興公之詐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三

阿智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桓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守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見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劉辰翁曰真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鄙然種種備

謝遇年少時好箸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卽燒之

過謝玄小字劉辰翁曰爲大人故難

黜免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爲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爲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爲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世說新語

卷八

十四

玄已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子者其母緣岍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荆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岍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於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劉辰翁曰此怒亦何可少凌濛初曰桓公猶有此大不似阿黑忍殺石家伎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晉陽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降後有罪陰浩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爲率軍而行云修復山陵襄前驅恐逐天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燒其舟實至壽陽時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溫乃上表勸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爲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還于東陽信安縣

桓公坐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桓公曰同時尚不相助况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劉辰翁曰二怒皆可觀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五

去。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將  
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始隨至徙詩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詠曹顏遠曰富貴他人合貧窮親戚離因泣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凌蒙初曰奇恨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

甌。

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

為桓溫參軍病卒。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負甕荷擔，墜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甕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甕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游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劉辰翁曰：甚真。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曰：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手答表曰：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一

父子遠徙新安

司馬翽傳曰：翽字道升，元帝第四子，初封武陵王。拜太宰，少不好學，尚武凶恣。時太宗輔政，翽以太宗不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太宗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翽及子綜謀逆。有司奏翽等斬刑，詔原之。徙新安，翽未敗，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播大鈴，使左右習和之。又燕會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甚悲。後果徙新安。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人信，宜令引為鎮軍長史，自以

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徒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恚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嘆

###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世說新語 卷八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至儉將有犯義之名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王隱晉書曰戎性至儉不能自奉養財不出外天下人謂爲膏肓之疾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執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頗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

錢，乃釋然。

衛江州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

不畱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

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南安邑人。祖列

彭城護軍，父韶，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

江州刺史。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至尚書郎，按輓劉氏之甥，此應弘度，非弘範也。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都督

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大郎王悅也。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

性儉吝，及食噉雞，庾因畱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

故可種，於是大嘆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王世懋曰：陶公故可以講取豈辨殺元規者。劉辰翁曰：小說取笑陶未易愚。

郗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日

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

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令任意

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恠不能已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劉辰翁曰吾見嘉賓每有可喜

汰侈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因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說新語

卷八

十九

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

不同故詳錄

劉辰翁曰決無斬人勸飲血當盈庭矣

王世

懋曰無論處仲忍人觀此事晉那得不亂

凌

蒙初曰直當使竹林中

石崇廁常有一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

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多羞

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

羣婢相謂曰此容必能作賊

語林曰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遽反走卽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爾耳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狔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襪一作襪

王君夫以糝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

世說新語

卷八

三

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爲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公之稱旣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爲後軍將軍卒謚曰醜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醢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游極晚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爲搯腕乃密貨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作熟末客至

作白粥以投之。韭蒴穰，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耳。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

石崇後聞，皆殺告者。

晉諸公贊曰：崇性好狹，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駉，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

世說新語 卷八

心來，須臾炙至，一嚮便去。

相牛經云：陰虹屬頸，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戚經曰：極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天條疎肋難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得如。

劉辰翁曰：以此為快，是略無惜吝意也。要乃君夫殺之。

石崇與王愷爭豪，竝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疎，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已之寶，聲色甚厲。

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

續文章志曰：崇資產累巨萬金，宅室輿馬，僭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純紈，珥金翠，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與貴戚羊琇、王愷之徒競相高，以侈靡而崇爲居最秀等，每媿美以爲不及也。

王世懋曰：石尚有火浣衫事，尤奇。世說不載，豈謂更遠情實耶？劉辰翁曰：此乃足爲戲耳。

王武子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竟埽，時人號曰金溝。

世說新語

卷八

三

溝一作埽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讐牖語人。

原憲以讐爲戶牖，  
凌濛初曰：季倫卽富原無村氣。

彭城王有快牛，至愛惜之，王太尉與射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噉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旣不廢噉，又存所愛，王遂殺噉。



朱鳳晉書曰彭城穆王權字子

與宣帝弟廆子大始元年封

王世懋曰南渡後更不能見此等汰侈矣北魏末諸王復相競爲之魏尋亂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改觀

俗以牛心爲貴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殺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

世說新語

卷八

三五

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碾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卽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所推屈唯以性急爲累安期述父也有名德已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牴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王胡之王恬並已見恬小字騎虎  
按王氏譜胡之是恬從祖也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  
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劉辰翁曰於  
此識彥道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言  
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  
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嘆其  
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  
世說新語 卷八 千四

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自清  
立但人爲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

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  
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劉辰翁曰矜咳二字  
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鷺共鬪南郡鷺  
每不如甚以爲忿迺夜往鷺欄間取諸兄弟鷺悉  
殺之旣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惟以白車騎車  
騎曰無所致惟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讒險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鄧粲晉紀云：劉琨嘗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勁，挾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無以答。後果爲王敦所害。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世說新語。

卷八

三五

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托以他罪殺悅於市中。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

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聞而成離隙。

王思任曰：絕似長書。

尤悔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間共圍碁  
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  
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  
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跳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  
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  
阿、

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卅太后第二  
子性剛勇而黃須北討代郡獨與麾下百餘人  
突虜而走太祖問曰

我黃須兒可用也

劉辰翁曰丕安得爲  
人太后所以不哭也

世說新語

卷八

三

陸平原河橋敗爲盧志所讒被誅臨刑歎曰欲聞  
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趨舍不  
同又黃門孟玖求爲郟鄏令於穎穎敎付雲雲  
時爲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  
怨雲與志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  
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  
繞車手決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  
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  
士莫不流涕 八王故事曰華亭吳由拳縣郊  
外墅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  
此十餘年語林曰機爲河北都督聞警角之聲  
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  
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人歸

授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建

劉辰翁曰意氣不足恃須是規模宏遠甚可鑒也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歎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世說新語

卷八

三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周顯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感衆視近日之言無慙懼之色若不除之殺將未歇也敦卽然之遂害淵顯

王世懋曰註似爲丞相解紛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爲陛下陳之王迺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籠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之覆面箸牀曰若

如公言昨安得長

宣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者是也高貴鄉公之事已見上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爲流涕

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樽榻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宮此馬敦慨然不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官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世說新語

卷八

三八

王世懋曰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溫公初受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

溫氏譜曰嶠父禱娶清河崔參女

王世懋曰語遠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任至將軍二千

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湯隱於尋陽廬山

劉辰翁曰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躁死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見年未弱冠忽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所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

氏宿命都除

阮氏譜曰肅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

世說新語 卷八

三九

劉辰翁曰思曠如此復何足道王思任曰此痴甚多此痴已欠

桓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申敘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汙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續晉陽秋曰桓溫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於音迹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王世懋曰曲盡奸雄語態然自非常人語劉辰翁曰此等較有佈仰大勝史筆

至今為書生罵端

然直是大英雄語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舳，公初不呵譴，人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沈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夷粹。

征西謝奕

凌濛初曰：獨此則忽人議論，跌宕可喜。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煩其末而不識其本。

世說新語

卷八

三十一

王世懋曰：二語出說苑。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代已，遣道人竺僧愆齋寶物，遺相王寵，幸媒尾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糝漏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盃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



莫不掩口而笑之。

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宇修禕  
劉辰翁曰乾飯語贅

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鋸截一  
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是賀劭司空  
不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創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  
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劭卽循父也凶暴驕矜劭上書切諫皓深恨  
之親近憚劭真正諳云誇毀國事被詰責後還  
復職劭中惡風口不能言語皓疑劭託疾  
收付酒藏考掠千數卒無一言遂殺之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世說新語

卷八

三十一

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  
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大戴禮勸學篇曰蟹三螯八足非蛇蠘之穴無  
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爲勸學章取義焉  
爾雅曰蟪蟪小者勞  
卽彭蜺也似蟹而小

王世懋曰彭蜺食之  
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

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從挽

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

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永

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現。少府卿。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劉辰翁曰。下飲謂設茶也。人亦失志。此甚多。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旣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旣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襄第二子。年三十三亡。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

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窮也。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

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  
天時尚煥鰲魚蝦鯨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  
掌大笑

中興書曰嘯父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  
歷顯位與王厥同廢爲庶人義旗初爲會稽內

史  
王世懋曰意氣二字新劉  
辰翁曰如此謬子孫之差也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夜  
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  
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  
無此事卽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世說新語

卷八

三三

晉安帝紀曰王忱死會稽王欲以  
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凌蒙初曰道  
意色殊肖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爲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  
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曰今  
年破賊正爲奴

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爲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死  
熙出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  
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郝上五官將謂紹妻  
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

聞其意遂爲迎娶檀室數歲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爲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龔後人未昧此語

桑別傳曰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桑於是聘焉容服輝煢甚麗專房嬖婉歷年後婦病亡傳毀往彥桑桑不明而神傷報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桑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桑雖福隘以燃婉目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

世說新語

卷八

三四

賈公問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見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卽殺之見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充別傳曰充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充字公問言後必有充間之異 晉諸公贊云郭氏卽賈后母也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妒乃罵秀爲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復入蒯氏大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旣出

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  
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爲夫婦如初

太原郭氏錄曰秀字彥才吳郡吳人爲驃騎將  
軍交州牧 晉陽秋曰蒯氏襄陽人祖良吏部

尚書父鈞  
南陽太守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爲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  
璅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  
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  
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  
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  
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  
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  
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  
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  
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

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緒陽人曾祖暨魏  
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  
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 十洲記曰漢  
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  
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  
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以妻壽

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凌濛初曰長舌婦耳然故令人溺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

語林曰雷有寵生活洽

仇璩

世說新語

卷八

三六

孫秀旣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爲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奴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友崇竟不許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爲琅邪太守孫秀爲小吏給使岳  
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晉陽秋曰歐陽建字  
堅石渤海人有才藻初建爲馮翊太守趙王倫  
爲征西將軍孫秀爲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巨正  
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  
收崇及親蕃以上皆斬之。語林曰潘石同刑  
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爲潘曰儻  
士填溝壑餘  
波來及人。

劉璵兄弟少時爲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欲默除  
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璵現善聞就  
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所在愷卒迫  
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  
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世說新語

卷八

劉劭晉紀曰現與兄璵俱知名  
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爲豪傑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殺  
之當時不盡知也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  
兄弟皆稱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游  
無忌入告母請爲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彊汝兄  
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忌驚號抽  
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爲中宗相州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丞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鈇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丞爲軍司馬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起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丞王乃馳檄詣郡丞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丞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旣滅追贈驃騎謚曰愍王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丞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司馬氏譜曰丞娶南陽趙氏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高朗豪率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爲物所疾加平南將

軍薨

應鎮南作荊州王修載譙王子無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到有一客道譙王丞

世說新語

卷八

三人

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平南所爲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刀便欲斫修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隱晉書曰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璩曾孫也爲人弘長有淹度飾之以文才累遷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前章旣言無忌母告之而此章復云客欲其事且王廙之官司馬丞遐邇共悉修齡兄弟豈容不知法盛之言皆實錄也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爲郡屢言出弔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旣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



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爲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郡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爲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歟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詰述，深以爲恨。

劉辰翁曰：右軍審爾非令德。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世世千吾

八卷八

三十一

耳。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陸云：余曰：本軍審爾非令德。不重詰述，深以爲恨。

爲會稽，歟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詰述，深以爲恨。

中興書曰：義之與述，志尚不同，而兩不相能，述爲會稽，歟居郡境，王羲之後爲郡，申尉而已，初不重詰述，深以爲恨。

劉辰翁曰：右軍審爾非令德。

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耳。王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杭州圖書館